

加拿大文学丛书(二)

〔加拿大〕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蒋立珠 丁兴华 译



可食的女人

加拿大文学丛书(二)

可食的女人

〔加拿大〕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蒋立殊 丁兴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可食的女人

[加拿大]玛格丽特·艾特伍德 著

蒋立殊 丁兴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2029-4/I·1410 定价:7.80元

前 言

《可食的女人》这部小说本身就可以称之为——一盘珍贵的“佳肴”——它是加拿大小说出版史上第一部首次出版（1969年）四年以后最值得再版发行的小说。自1965年小说出现，再经1967年的细小改动以来的近十年里，小说《可食的女人》一直是人们值得认真阅读而咀嚼的一部好书。在早于妇女解放运动前期的日子里，小说不仅仅向人们提出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美妇女是否具有社会地位的这一直接问题。它的更广阔的含义，通过女主人公之一的安斯丽（一位被雇佣为电动牙刷修理检测的女大学毕业生）在本书的第一章结尾向人们提了出来，“这年头你只有学士学位你能干什么呢？”细心的读者很快就可以意识到小说《可食的女人》中的主题并不单纯是安斯丽或其他拥有学士学位的女性寻找到什么工作并以此为生的问题。小说真正的寓意在于——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论你是获得学位还是没有学位——你怎样才能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可塑的、过分拥挤的现代世界里维护你的心智健全和正常人性。

无论从小说的主题还是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可食的女人》这部小说写的是“选择”。当小说表明广阔寓意的同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为女主角玛丽安·麦卡尔平安排了一些具体选择。事实上，小说确实给知识女性提供了生活在

这个现实世界的生存指南。虽然这个现实世界的具体城市并没有冠以称谓，但人们从书中描写季节的太冷太热都可以意识到这城市是多伦多。艾特伍德女士替麦卡尔平小姐安排了现实生活确有存在的许多可能，这每一种可能都被书中的某个人提了出来，都是这个特定的普通女性将要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麦卡尔平似乎应当效仿阿斯丽，一位“富于心计的超级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斯丽人生的基本观点是十分明白的。与玛丽安的什么事都把握不住不同，阿斯丽起码知道两点：实现自己的愿望，每个女性都需要有一个孩子，尽管从自我权利和独立性上来说，女性并不一定需要丈夫。虽说后来阿斯丽背叛了她自己的初衷，而玛丽安对此没有丝毫准备，但从直觉上看，她始终对阿斯丽的“计划”生活方式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供玛丽安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克莱拉”式的。克莱拉是玛丽安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她对自己也相当惊讶——她竟然处在无休止的和肮脏尿布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生物学”的牺牲品。克莱拉是摘下并交出禁果的“夏娃”，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果核”。书中第四章指写的去克莱拉家中吃饭的湿热天气，丝毫没有刺激起来玛丽安对这种道路的选择。第三种的选择方式就是克莱拉所说的三位“办公室贞女”——长年染着金色头发的艾米、露西和米莉。她们总是等待安全的有趣的事情发生。这也不是玛丽安想要遵循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应该极力避免否则就会导致过分挑剔和令人沮丧的患有自癡病的前景。（当“可怜的老菲舍尔”在第二十章阐述《爱丽丝漫游记》为一本“性别特征危机”的书时，认真的读者就会发现给爱丽丝的三种选择和玛格丽

特·艾特伍德给玛丽安的是极其相似。)

可这三种“低能”的选择并不能局限象玛丽安·麦卡尔平这类普通但有吸引力的女性。还有一个选择是彼得，他是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他的生活方式和爱好有从“花花公子”那儿借来的痕迹。正如安斯丽（小说中最能措词的人物）观察到的，彼得是个“外表包装极好”的男人，并且也是个“普通但似乎完美”的人。从他的奢侈的爱好（枪支、照相机和船只模型）和他那小孩子般的在他人花园里留下车辙印的自傲中来看，他不是个值得作为选择的人。实际上，除彼得之外，她还有一个选择，或许她开始时不愿意接受。那个人就是邓肯，一个让人倒胃口的研究生，他身上没有那种传统的解救和保护受苦受难处女的那种品格。从他自身来说，邓肯和彼得一样都是专顾自己的家伙，他身上有着更不让人喜欢的东西，神经质、冷漠无情、嗜烟、依赖他人、衣装不洁。作为一种严肃的选择，邓肯是否可以取代彼得？玛格丽特·艾特伍德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可她向我们暗示，邓肯的“自我至上”总比彼得的那一套要好，至少他不索取。小说中还有许多线索使读者想到玛丽安身上“不可食”的那部分特征是否能够理解（并且也共享）邓肯的——那种由洗衣房里的鲜艳袜子所引起的怪诞。更有这种可能，至少读者的怪念头会使他们认为小说的这样安排是为了让玛丽安和邓肯在难以捉摸的程度上共有某种特征。“嗨，穿着那睡衣你倒真象我，”这是小说里邓肯对玛丽安说的一句话，是小说要求的“玛丽安穿着邓肯睡衣”的情节变化。

《可食的女人》中最有意思的是情节不断重现玛丽安所要面临的一系列选择。在总共三十一章的二十六章里，玛丽

安都是在“面对”这些选择而不是最终作出决定。在第二十七章，玛丽安的所有选择都集聚在彼得公寓的鸡尾酒会上。这最后的选择终于来临，她必须作出选择。在小说的最高潮（也是最具象征性），玛丽安选择了逃跑，她不仅要逃离彼得，也同时要逃离安斯丽、克莱拉、办公室贞女和那些肥皂推销员的妻子们。她作出逃向邓肯的决定并不会给她带来传统上的幸福结局。正如一开始所显示的，这是一个潜在的更有趣的新问题。

尽管《可食的女人》描写的是关于某个特定妇女的认真选择的严肃小说（最后，玛丽安将处在通不过自己的最基本“新陈代谢的考试”危险之中），但是陈述故事的情调本身并不严肃，至少从表面来看是这样。小说的基调，从本质上说，是不带掺杂着外部感情色彩的叙述；小说也绝不是俏皮话和陪衬语言的聚集大全，而是充满了许多细微描述的喜剧情形，这种喜剧的滑稽场面包括粗鲁的笑闹（玛丽安和邓肯在特里弗的房间里摔扔木板）和辛辣的讽刺（描述学英语的研究生有如“拚命地编着鲁斯金的晚宴请帖和戏院广告，或是试图从他们不知从哪儿搞到的骗人的文学糟粕当中发现一丝最后的重大意义”）。《可食的女人》的基调与作者1972年发表的《假象》^①（*Surfacing*）的基调恰好相反。这部小说也告诉了我们关于一个女孩子如何逃避要“吞噬”她的那些“朋友”们的故事，但它却有着更加沉重、更加苦恼、更加绝望的笔调。不可思议的是，与《假象》相比，第一部小说相对“轻松”的基调没有使《可食的女人》“轻松”起

① 也被译为《浮现》。

来。读者所能感到的是，在小说的喜剧滑稽表面下，流淌着另外一种感情——愤怒。

玛丽安的身上有着外表唯唯诺诺但内心里隐藏着愤恨的性格特点；玛格丽特·艾特伍德也部分地把她自己的才华隐藏在智慧的外衣之下。即使在喜剧效果最高的——粗鲁的笑闹——时候，小说仍然渗透着紧张惊恐的因素，当然也包括那些小场面、扔东西的情形和大场面。让我们举出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当塞默尔调查公司的妇人们进行全城范围的蕃茄汁调查被困在暴雪之后疲累地返回之时，她们全身都是蕃茄汁，好似被击溃残留的当地暴民。在莱恩参加彼得的鸡尾酒会上用啤酒大浇安斯丽头部的那一段“洗礼”场面上，惊恐和谰语结合最为紧密和完美。两个相对更大的场面来说——两次玛丽安逃离彼得——喜剧的滑稽则让位于惊恐。在她第一次逃跑的时候（沿着广场公园饭店外的街道），玛丽安“一瞬间就意识到这不再是一场游戏”。她隐约地感到彼得会从路灯下向她潜行追来。这种追猎和被猎的影象在第二次逃遁时变得愈发强烈，玛丽安认为逃离彼得的举动是一个女性所能表现的最大英勇。追猎者的武器，虽然仅仅是一架照相机，可它正张开镜头向她瞄准，紧接着看到的是闪光灯的一闪。如此看来，找到这些喜剧场景的惊恐现象并不是很困难的：但男人们不是牺牲者。

人们都希望小说家同时也是位诗人，小说《可食的女人》从头至尾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比喻，即吃的比喻。在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笔下，这种比喻是小说能够做到的最好比喻：它随着故事一起发展并且保持着同步，丝毫没有对小说产生任何破坏作用。读者会很自然地在小说中发现许多

不同类别的虚构食物；作者需要做的仅是运用一些写作技巧便可有效地把“吃”的这种中心比喻贯穿整个故事。当然，通过“吃”的喻象，作者由此表达出女主人公玛丽安的矛盾情形。当“可食的”（逆来顺受的）玛丽安发现自己被吞食时，她也同时发现自己不再能吃其它的东西，她潜意识地把对吃客的同情转向为被吃的东西。即使她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命运就是让人们来吃的，她的这种同情之心仍然存在。在小说的最后，她警告她亲手做成的“女人状”的糕点，“你看起来太味美了。非常诱人。这就是你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你用来作食物的原因。”

这一比喻的另外一面是小说中大多数的“大事”都发生在吃饭的时间。小说的开头始于吃早餐，可结束时又以邓肯来到玛丽安的公寓喝茶而告终；我们可以假定，这种做法定然是要表示出更深的同情之心。在这两餐之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它的晚宴、午饭、喝咖啡休息、聚会喝茶和办公室集会等等（除此之外，玛丽安和安斯丽的工作也与食物有关或者与咀嚼有关），玛丽安始终能从比喻的角度看到这个世界与吃紧密相联。当她蜷缩在莱恩纳德·斯兰恩克的床下时，她注意到“地板上积攒起一团团好似发霉面包的灰尘。”在第十章的开头，她意识到“我的大脑空空有如被挖去瓢的香瓜，只给我留下外皮一样的脑壳来思考问题。”

在这篇小说中，最主要的线索是玛丽安·麦卡尔平一开始怎样失去自己而后来又如何重新找回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人称的变化是随着故事的进程而改变。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玛丽安仍然属于她自己，此时的叙述人称是第一人称。第一章（第一部分）是这样开始的，“我星期五起床时

还好；也许大脑比平时有点胀。”可就在这第一部分里，玛丽安的自我开始消失。从第十三章直到第三十章，称谓变成了第三人称。第十三章的起始是这样的，“玛丽安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桌旁，”并且第二部分里发生的事不比第一部分“好”。在最后一部分，玛丽安又变成了她自己，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女士使用了两种人称，但最后人称又回到了第一人称，这也就是所谓的胜利结尾吧。

阿兰·道威

温哥华城大学

编者的话

继哈尔滨工业大学加拿大文学研究中心推出的《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第一辑面世之后，旨在进一步向中国读者介绍加拿大文学，促进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加拿大文学系列丛书》第二辑又与读者见面了。本丛书收入了在加拿大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并具有国际声誉的力作《石头天使》和《可食的女人》，同时选择了一些颇具影响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和匠心独运的加拿大文学论文编辑成集，相信它们对我国读者深入了解加拿大，认识加拿大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荣幸地得到了加拿大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国内外部分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哈尔滨

· 内容简介 ·

这是一部值得读者阅读和咀嚼的小说。故事通过刚大学毕业的女主人公安斯丽对事业和男友的选择，展示了加拿大职业妇女在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里如何维护心智健全和正常人性。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2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9
第四章	26
第五章	36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8
第八章	67
第九章	78
第十章	91
第十一章	100
第十二章	113

第二部分

第十三章	118
第十四章	132
第十五章	144
第十六章	154

第十七章.....	168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88
第二十章.....	202
第二十一章.....	215
第二十二章.....	229
第二十三章.....	242
第二十四章.....	249
第二十五章.....	259
第二十六章.....	271
第二十七章.....	281
第二十八章.....	299
第二十九章.....	310
第三十章.....	324

第三部分

第三十一章.....	336
译后记.....	342

第一 部 分

第 一 章

我感到星期五起床时还好，也许大脑比平时有点胀。走进厨房去吃早饭，安斯丽早已在那儿，满脸忧郁：她说她昨晚参加了一个十分扫兴的聚会。她诅咒说那儿只有口腔专业的学生，这真让她沮丧，只好一个劲地喝酒来寻找安慰。

“你可想象不出来多没劲，”她说，“颇不情愿地和他们谈论二十多个关于人们嘴里的话题。最能使他们获得一致反响的是我说过我患过牙炎。他们确实都显得很兴奋。旁边的多数男人都盯着你牙齿的周围看，决不撒谎，上帝作证。”

安斯丽昨晚喝多了，我心情好了起来——这使我变得如此惬意——所以我给她倒了一杯西红柿汁，又很快地兑了一点碱性矿泉水，一面听她说，一面为她的抱怨不时发出啧啧的同情声。

“好象我对牙齿知道的还不够多似的，”她说。安斯丽是位专门为一家电动牙刷公司作牙刷检验的测试员：一份临时的工作。她现在想谋求的是一份在艺术馆的工作，虽说这不会挣很多钱的：她想见艺术家。去年她告诉我她想见演员，实际上她也曾见到过一些。“这是一种绝对的职业病：我期望他们都在大衣兜里揣着可以折叠的小镜子，每次进厕所时都把它伸到嘴里去检查他们还没有堵塞的牙洞。”安斯丽用手挠了挠她那金色的，或许应该称之为褐色的长发。“你

能想象吻他们这样人的感觉吗？他总是提前说‘把嘴张开’。他们可真是一厢情愿。”

“那肯定是太惨了，”我说，又给她添了一些。“你就不能换个话题？”

安斯丽挑了挑她那并不存在的眉毛，早上起来后她还没来得及把它涂抹黑。“当然不能，”她回答说，“我试图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并且我也没有泄露出我的工作：那些职业男人们一旦知道你一个女性竟了解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会感到愤怒。你知道，就像彼得一样。”

安斯丽总是爱开彼得的玩笑，特别是她心绪不顺的时候。我表现得毫不介意，没有反应。“上班前你吃什么？”我说，“胃里最好有些东西。”

“噢，天哪！”安斯丽说，“我忍受不了，又得面对一整天的电动牙刷和机器嘴巴。自从上个月那个女人把掉了毛的牙刷退回来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安心过一天。我们发现她已经使过了。”

我对安斯丽的事太上心了，且得意地认为我在精神上比她健康多了，以致于我都没有意识到上班的时间快要到了，倒是安斯丽提醒了我。电动牙刷公司可不在乎你早一会晚一会，而我们公司是要准时的。我赶紧喝下一杯牛奶和一碗麦片粥，鸡蛋是来不及吃了。我知道这点东西会使我早在吃午饭之前就感到饿的。我赶紧塞进一片面包，安斯丽有些讨厌地默默看着我，我抓起我的小手提包，让安斯丽在我后面把门关上。

我俩住在一所大房子的顶层，很早以前这儿是上流贵族居住的街区，可我认为我们住的是仆人们住的地方。我们的